



5F12126

内 容 提 要

死 恋 (原名叔嫂死恋)(2—51)

美貌动人、贤慧纯真的美奈子，在生活的道路上竟遭不幸。其小叔宗三给予诚挚的关怀和帮助，天长日久他俩成为难舍难分的恋人。在意外的冲击下，促使他们做出抉择时，宗三为了保住自己的教授地位和获得的荣誉，精心策划谋杀痴情的美奈子。欲知结果如何，请您开卷细阅。

(日) 松本清张 著
邓 青 南殿铭 译

神 赌(52—83)

世上很多事经常是大大出人意料的，这真是难猜难解之谜。待业青年“小老大”用他的“概率论”和命运下了一次又一次赌注：参赌、忌赌，赌啊赌呵！生活都给了他种种教育，他的机遇最后如何呢？试读“神赌”吧！

志 明 著

一吻江湖 (节选)(84—132)

人生一世，有多少悲欢离合，又有多少恨和爱。交织着苦涩的感情冲击着平静的心扉。

小说围绕着“绝情谷”描写了以消遥客、绿衣少女、玲姑娘等青年男女的恩仇艾怨。通过展现曲折生动的故事，技艺高强的武功，表现了封建时期，男女青年为了爱情的复杂感情。

[香港] 东方玉 著



B 612415

BF17.126

内 容 提 要

死 恋 (原名叔嫂死恋) (2—51)

美貌动人、贤慧纯真的美奈子，在生活的道路上竟遭不幸。其小叔宗三给予诚挚的关怀和帮助，天长日久他俩成为难舍难分的恋人。在意外的冲击下，促使他们做出抉择时，宗三为了保住自己的教授地位和获得的荣誉，精心策划谋杀痴情的美奈子。欲知结果如何，请您开卷细阅。

(日) 松本清张 著
邢 青 南敬铭 译

神 赌 (52—83)

世上很多事经常是大大出人意料，这真是难猜难解之谜。待业青年“小老大”用他的“概率论”和命运下了一次又一次赌注：参赌、忌赌，赌啊赌呵！生活都给了他种种教育，他的机运最后如何呢？读读“神赌”吧！

志 明 著

一吻江湖 (节选) (84—132)

人生一世，有多少悲欢离合，又有多少恨和爱，交织着苦涩的感情冲击着平静的心扉。

小说围绕着“绝情谷”描写了以逍遥客、绿衣少女、玲姑娘等青年男女的恩仇艾怨。通过展现曲折生动的故事，技艺高强的武功，表现了封建时期，男女青年为了爱情的复杂感情。

[香港] 东方玉 著



B 612415



旅馆的帐房——最近也有戏称为前沿哨所的，它是最里面客房到旅馆门前假山这条甬道旁的“关卡”。帐房的幌子窗上挂着印有商号的短帘，灯光从这里直射在甬道上，客人往里看，不太容易；可是由帐房门前出入的客人，帐房里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客人即使把脸调过去，女服务员也会从里面大喊一声“谢谢！”

宗三每当从这里经过总是忐忑不安的，三个月才来一次，她们是不是还认得我呢？幸好客房里的女服务员是轮流值班的，帐房里的人是不是总也不变呢？不过三个月才来一次，客人又那么多，记住一个人是不太容易的。尽管这么想，每次越过这条“关卡”，他总要长长出一口气。

从那阴暗的甬道走到繁华市街之前，在这一段路上美奈子也总是低着头。如果遇上街里行人不多的时候，仿佛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也总是用那种眼光盯着他们。只要看一眼屋顶上的



霓虹灯，谁也会知道他们是从情侣旅馆出来的。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这两个人的样子，好象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个比他小的女人到那种地方寻欢取乐去了。其实，美奈子比宗三还大一岁呢，可是看上去却好象比宗三小五六岁。过去是这样；现在她打扮得更年轻了，衣服的色调和花纹都很艳丽。为了和宗三幽会，从四国出发的时候，她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美奈子出发的时候还不是这般打扮，按她的年纪来说，如果不穿着朴素一点，在当地人的眼睛里是会奇怪的。她说现在她穿的这些衣服都是藏在皮箱里，带到东京的。

“要是被你丈夫看到了，该怎么说呢？”

“西田他呀，什么也没说。他还同情我连件好衣服都不能穿呢。”美奈子笑着说道。

西田就是她的丈夫，这个人在松山开洋货店已经多年了。作生意就得随着潮流走。五年前这个洋货店便开始经营妇女服饰之类的商品，从手提包到饰针、耳环一应俱全，并且都是高档货色。这对过去一贯经营男人用品的老掌柜来说，就有点难以对付了。美奈子不仅精通女人用品，而且也很喜欢作这种生意，于是店里的这项营业就由她承担了。每三个月她就得到东京一次，住上三四天。一则为了进货，二则浏览一下银座一带的橱窗，遇到时兴商品立即赶回松山。说起时兴来，东京和其它地方差不了几天，她说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可不能掉以轻心。她每次到东京都是独来独往，因为店里离不开，她丈夫是不能和她一起外出的，再说她也不愿意，因为那个老掌柜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

说起作生意来，她是商人的妻子；当她投入宗三怀里的时候，却是一个从比她大二十岁的丈夫那里摆脱出来的有夫之妇。过去上京只是为了作生意，而现在这个目的已经为苦恋代替了。她酷爱着宗三——十五年前，在一个暂短的时间里，这个人曾是她的小叔子，而今是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

两个人来到灯光璀璨的池袋附近，停下来，站在那里等出租汽车。本来在旅馆就可以叫到车的，但他们不愿意让司机在那种地方看到自己。

美奈子住在站前的一家旅馆，宗三的家住在荻洼，他们两个总是在这里分别坐车回去的。

“下个月我可能到冈山。”在等车的时候，宗三透露出这个消息。

“啊，去冈山吗？”美奈子仰着脸问道。

“还没定下来。是和另一所大学一起在广岛附近发掘古迹，可能到那个地方去吧。”

宗三是搞考古学的。

“要是那样的话……和松山只有一水之隔了。能在那住几天？”

“住不了几天，是以那所大学为主的，最多超不过十天半月……是领着学生去的。”

“太好了！一定想办法把这件事定下来。”美奈子用衣服袖子挡着，偷偷握住宗三的手。“是在下个月什么时候？”“可能在中旬。”

“那么，再过一个月咱们又能见面了。定下来，给我挂个电话，是直通线。我作好准备，随时都可以去。”美奈子非常兴奋。

“和学生一块儿去，也许过集体生活……”

“怎么也能脱一下身吧！那里离广岛县很近，就去尾道好了。尾道有一家山阳旅馆，挺漂亮的。就决定在那儿了。要头一天打电话，我马上从今治坐联运船去。”美奈子好象她自己就可以决定了似的。三个月一次的幽会，这回缩短成一个月了，这怎么不让她激动呢？

“松山离尾道那么近，也许有人会认识你的。”这个女人是松山老商店的女掌柜，又经常接待客人，熟人很多。

“没关系，尾道的人买东西一般是去冈山和广岛的。再说，我还可以乔装打扮一下。”

美奈子高兴极了。接着过来两辆出租汽车，宗三让美奈子上了头一辆。

“一定了。”美奈子临上车时还一再地叮咛。隔着车窗还能看到她那激动的表情。宗三暗下决心，即使发掘工作达不成协议，下个月自己也非得去尾道不可了。每次分手，那女人一想到那长长的三个月，总是恋恋不舍的，这次却变得兴高采烈了。

送走了美奈子，宗三才上了后面那辆出租汽车。

“荻洼。”宗三上了车，向司机说道。

“啊？”司机没有听清，回过头来问道。

“去荻洼。”

“是啦。”司机点了点头，踏上加速器，车开动了。

司机是那么朴素，宗三觉得有点奇怪。近来有很多司机你先给他去向，他也不应声，使你坐在车里感到不痛快。尤其是带着女人，司机的脸色就更阴沉可怕了，开起车来也是粗鲁的。这个司机明明看到美奈子临上车时还向他招手哩，这附近有许多旅馆，他是否已经觉察出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呢？宗三原以为司机会不高兴，事实却出子他的预料。

美奈子坐的那辆车，可能快到饭田桥附近了吧？现在是不是还象方才那样兴奋呢？无论

如何也得实现下个月的约会了。

他觉得在尾道相会似乎有些冒险，说不定住在四国的人会到邻镇去的。美奈子家的洋货店在松山是很有名的，尾道一定有人认识她。她说没关系，那完全是为了幽会。如果有个万一呢？其实她也是害怕的，正因为怕，她才说要乔装打扮一下。美奈子的心情宗三是完全理解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失望。

感到危险的还不只是怕遇到熟人，还有那个女人火一样的爱情。宗三明知自己被纠缠到难以摆脱的地步，但自己还心甘情愿地被牵着走。

美奈子和再婚的这个丈夫是没有任何一点爱情的。跟着他只是为了过安泰的生活和做“生意”。她说做生意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是一个好胜而又有才干的女人，那个老掌柜能把经营女人服饰这项业务交给她，是不无道理的。

——在东京、大阪我看中的商品运到松山，马上就抢购一空，多叫人开心啊！还有，由我设计交给工厂的新式手提包，东京同行也是赞不绝口的。

她对宗三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洋洋自得呀！仿佛只有做生意，她才过得有意义。这决不是夸张，至少宗三是这样认为的。她说她一向讨厌那个老商人，他们有十年没过夫妻生活了。宗三也认为这不是假话，在东京的这五天，有三个晚上，旅馆里的床就成了她恶战的阵地。他们每一次都要调换旅馆，转移阵地这是一种掩人耳目的高超战术。

——是谁教给你的？是我！美奈子眼睛向上一翻，这样说道。

去年春天，宗三在银座偶然和她重逢了。他们喝过茶、吃过饭，却做出了没有想到的事。美奈子虽然听宗三说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这样做很对不起他的太太，可是仍然提出下次到东京来一定还得相会。

十四年前，一个下雪的夜晚，他们两个人从新泻回静岡的时候，中途到了水上温泉。那是她在列车快到站的时候，突然提出来要下车的。往旅馆去的路上，天又黑，路又滑，美奈子抓住了宗三的手。那时候美奈子还是宗三的嫂子呢！下了火车，宗三就觉得紧张。漆黑的天纷纷扬扬地洒着小雪，那雪落在热乎乎的脸上感到特别舒服，可是冷风却打得眼睛都流了泪。风雪中隐现出旅馆街那暖色的灯光。走进六层楼房的旅馆，就各自洗澡去了，当他回到房间里一看，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铺着两套紧挨着的被褥，他觉得噙地一声仿佛周身的血液一齐涌上了头顶。接着又听到瓶子碰瓶子的响声，他模糊地意识到那一定是嫂子在睡前化妆，他的膝盖不由地颤抖起来。

哎呀！宗三抬头一看，对面是新宿的霓虹灯。“喂！我去的是荻洼！”

“啊。”司机答应得很含糊。宗三以为司机把去向听错了，可是上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呀！向窗外再一看，这车已经从千登世桥的天桥下面过来了。

“去荻洼从这走不对吗？”司机停下来。

“如果是从四方谷那里去荻洼，就得经过新宿；从池袋走就得经过千登世桥。要是从新宿走就绕远了。”

“啊，是这么回事呀，谢谢了！那么再返回去吗？”司机困惑地问道。

“只好这样了。”这个年轻的司机注意着车流，转了个U字形的弯，把车开上千登世桥的坡道。

“你不太熟悉东京的街道吧？”

“对了。到这儿来还不到一个月，只好向顾客请教了。”

过了学习院，就看到目白站的灯光了。

——宗三被十四年后重逢的美奈子那灼热的身体征服了。回想起水上温泉那件事，确实是美奈子教给他的。那时候她是主动的，现在她还是那样主动，仿佛是十四年前的继续。在比她年轻的男人面前，她比男人还大胆。

十四年过去了，两个人在这方面当然都成熟了。也正因为这个成熟的度数促成了他们三个月一次的幽会，美奈子失去了平衡——守着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子，她怎么能在生理上保持平衡呢？

下个月的冈山之行，怎么说也是危险的。不过这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他自己也很想去。“啊！”宗三收神一看，已经过了十字街，司机还直往前开，于是急忙叫道：“不是那边，向右拐！”

二

宗三家是在静冈开日本点心铺的，出售名产“绿山”茶点，是四代相传的老铺子。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庆喜隐居静冈，宗三的先辈就随从幕臣从江户迁到这里。到了第三代，弟弟从家里分了出来，另开了一家“绿山”茶点铺，那就是宗三的父亲。宗三的大哥寿夫比他大八岁，二哥启二郎比他大四岁。

寿夫和美奈子结婚的时候，宗三还在东京一所大学的研究院读书。大哥的婚事是父亲写信告诉他的。美奈子是名古屋一家绸缎庄的女儿。宗四回静冈的时候，正赶上美奈子到家里来玩儿。那时候她已经二十四岁了。“你看怎么样？”寿夫把宗三叫到没人的地方问道。

“啊，没什么……不是挺好吗？”宗三只好这么说了。因为美奈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那么漂亮，在性格方面也没有什么特点。只是她没有化妆的脸是红润的。

“你比她才小一岁。”

“爸爸在信里已经说过了。不过，看上去好象才二十岁。”

“嗯”哥哥点了点头。这个回答让哥哥满意了。看那样子，美奈子是不经常出门的。美奈子家的绸缎庄，只不过是一片中等买卖。名古屋商人家庭还保留着古风，姑娘是不经常出门的。

显得年轻这一点，哥哥是满意的，除此之外就没有招他喜欢的了。

“爸爸妈妈三番五次叫她来，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寿夫淡淡一笑。

“把她娶过来，不是很好吗？”宗三不负责任地说道。当然，他又不在家住，自己在东京，和哥哥又不经常来往，再说这女人也很温顺。“在家照管生意倒挺合适。”

宗三说的倒也在理。在日本点心铺的柜台上，有个稳重大方的女人照料，确实挺合适。大哥说启二郎也是这么说的。

听大哥的口气也有娶美奈子的意思，不过心里还有点犹豫。

“寿夫总没个痛快劲儿，真没办法。”妈妈向宗三念叨着。她看中了美奈子的闺秀风度。她认为女人不要长得过于美，思想也不要太开放，不然夫妻间就可能不和睦。

“美奈子那姑娘，听说寿夫喜欢绘画，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开始学画了。”

那时大哥正在临摹油画。

“人家可能看上你哥哥了。”

不怎么引人注目的美奈子居然这么钟情，宗三很惊讶。大哥迟疑不决的原因，是在他和美奈子结婚一年后，宗三才知道的。宗三从东京回到静冈，见大哥接连两个晚上没有回家。

只隔两个月，宗三回家的时候，美奈子却变成了另一个人，几乎认不出来了。深居闺房的大姑娘，二十四岁才作了媳妇，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怒放的鲜花一般。宗三惊奇的是：她那壮实的身子变得柔美了；脸也变白了，象绢一般细嫩，羊脂一般光润；眸子恰似一泓秋水，臀部也变得那么丰满。姑娘一旦结了婚竟变得如此具有魅力。

一向不爱说话的美奈子，话也多了，常常用作嫂子的口吻和宗三说些什么。

刚结婚的时候，寿夫还是和美奈子很亲热的。美奈子当公婆不在跟前的时候，也经常和寿夫搂搂抱抱的。宗三有时隔着玻璃障子一见兄嫂的这种情景，就悄悄地从屋里溜出来。老人也曾为这对小夫妻的美满生活感到满意。七、八个月之后，父母象有什么事瞒着宗三似的。美奈子却没有这种变化，她还蒙在鼓里。使宗三疑心的是两位老人，特别是爸爸，他突然特别疼爱起媳妇来，好象故意作出来的似的。

最后，还是妈妈把大哥的秘密揭穿了。宗三回到家那天，大哥已经两天没回家了。夜里和父母在卧室说话的那时候，在一旁斟茶的美奈子，呆了一会儿就不见了。宗三觉得很奇怪，作为新媳妇，再说大哥又不在家，她理应在这里侍奉公婆的。父亲一见儿媳回到她自己的屋里去了，就立即沉默了，接着就抽起烟。

“到了这个地步，最好还是告给宗三吧。”

父亲打断了母亲的闲谈。

宗三再一次接到静冈的电话，把他从东京叫回来，是父亲说：“到了这个地步，最好还是告给宗三”这句话之后的四个月。

宗三在铺子里没有看到美奈子。迎接宗三的店员明显地露出了好奇心。“你大哥还不跟家联系吗？”

宗三没有回答。到了里面问了父母。母亲的脸色阴沉沉的。“两小时前！有人来告诉过你大哥的住处，他没有捎回什么话。”父亲很气愤地说道。

“住在什么地方？”

“新泻。地址大致可以估摸得到。”

“新泻？”

四个月前，大哥接连在外面住了两夜的那个时候，父母揭露的就是哥哥和餐馆里一个女人的事。那个女人比哥哥大三岁，是餐馆里的女招待。据说他们的关系在大哥结婚前一年就一直有断过。那个女人说他有个男人不能和他结婚。寿夫这才答应下美奈子这门亲事。可是那个女人并没有死心，照旧叫寿夫出去。就这样寿夫又被那个女人拉过去了，时常在外面过夜，后来就越发厉害了。

那个比他大的女人确实迷上了他，她答应供给他钱花的那个男人说不和寿夫结婚，可是又舍不得离开寿夫。为了表示她和寿夫的爱情，就在寿夫结婚的同时，她和那个男人分手了。当宗三听了父母告给他的这些，他才省悟，原来在和美奈子议婚那时候，大哥总是犹豫，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大哥觉得美奈子生得平凡，当时想听到两个弟弟否定的意见，可是得到的回答恰恰相反，两个人都主张他和美奈子结婚，他才借助了这股力量和餐馆那个女人分开的。



那个女人倔犟，曾扬言在她和寿夫之间决不允许任何人插进来。她是餐馆里的头号美人，收入也很多，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才那么狂妄。当时父母问寿夫的时候，他回答得很果断，表示一定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和美奈子结婚以后，那个女人却总是纠缠不休，结果过了半年便把寿夫拉了过去。这是父母讲的。父亲也悄悄地去过那家餐馆，他说那个女人长得并不怎样，只是打扮得漂亮，是靠甜言蜜语骗男人的。母亲却认为这个女人是真的喜欢寿夫，他们感情挺深，没办法了。到后来，寿夫果真和那个女人逃跑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父亲说过：通过这件事，使我重新认识了美奈子，她知道了这件事，却没有怨恨寿夫，还向老人赔不是，说什么真是对不起，让父母操心了。请父母劝一劝寿夫，让他回心转意才好。她的心肠那么好。父亲心酸得都说不出话了。

母亲问宗三该怎么办。自己是作弟弟的怎能去说哥哥呢？再说这种事闹得厉害了，反而不好。其实这事也不能只怪那个女人，哥哥也不愿意和她分开。宗三想了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不如再等一等吧。

纯朴正直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地说：美奈子越来越变得好看了，寿夫那小子把自己看得也太高了。

听了爸爸这么一说，宗三暗想，爸爸作为一个男人也和自己一样，看出了美奈子的变化。

在大阪工作的二哥因为太忙，没有回来。家里只有两位老人和美奈子，再加上宗三四个人商量着对策。美奈子懒得打扮，用泪水代替了化妆，可是她那富有弹性的皮肤还是那样白嫩艳丽。

商议的结果是到新泻把寿夫找回来。这是美奈子的主张，她说只要她见到寿夫，就一定能动他扔下那个女人回家的，寿夫是个没主见的人。她自信她已有这个说服力。她认为原谅他的是他的妻子，象这样的妻子去接他回家，他还能不回来吗？

母亲一说起寿夫，就以为寿夫现在的处境是可怜的，说着说着就流泪。她认为寿夫并不讨厌美奈子，只不过被那个女人俘虏了，寿夫自己也希望摆脱出来。他是出于不得已才到新泻去的。再说今后只能和一个比自己大的女招待四处流浪，他自己又养活不了自己，虽然也学了点作日本点心的手艺，那是在自己家，还得别人搭手才行，叫他自干恐怕就不行了。只仰仗着一个女人涂脂抹粉挣点钱，那日子是不好过的。由妻子去接丈夫的事，社会上也不是没有，只是叫美奈子一个人去新泻，一来路远，二来寿夫身边还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女人，真有点不放心。在这种场合由父亲出面又不合适，而且还会引起寿夫的反抗。

“宗三，你陪着你嫂子去一趟吧。”父亲说道。

他认为寿夫决不会回来，但有关奈子在身旁，碍于情面，只好应承了。两位老人说：“这一趟怎么也得两三天，这期间美奈子就得住在外边旅馆里，所以才叫他陪着去。宗三应承是应承了，但总觉得心里不安宁。

第二天早晨，乘身延线火车从甲府出发，中途又换乘中央线。山是白皑皑的，但铁路沿线的积雪并不太厚。在旅途中，宗三一直在看书，但一点也没往头脑里去，真烦人。

美奈子觉得小叔子是为了她才来的，一路上处处关照着宗三。可是列车快到直江津的时候，她顿时变得痴呆了，聚精会神地在想着什么，时不时地在坐席上扭动着身子，那样子分明是在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宗三不免为她感到失望。

在暮色苍茫中望到了白色的妙高山。当他们在赤仓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新泻的雪下得也不大，已是夜里八点了。

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先给了地点。在汽车经过的大街上，在车里就能看到信浓川。××庄并不象猜想的那样，不是什么寒碜的小客店；而是一家漂亮的公寓，是一座新建的楼房。好象寿夫和那个骚女人要在这里长久住下去似的，美奈子看到这座楼就非常气愤。宗三仿佛也受到了重重的一击。

宗三和嫂子商议，先找个住处，让她在那里等，他自己先去见一见大哥和那个女人。美奈子却不同意，她一定要在公寓门前等着，口气很坚决。

按管理人员指给的房间，宗三敲了敲门。寿夫出来一看是宗三，便“啊”了一声。“是你？就一个人？”寿夫向宗三身后看了看。

“嫂子在下面等着呢。”宗三以为那个女人就在屋里，小声说道。寿夫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但并没有吃惊，可能早已料到了。

“她不在家，进来吧。”房里生着煤气炉，摆设很讲究。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女人布置的，完全象新婚夫妇住的屋子。那个女人一定是想用这种气氛把寿夫拴住，至少使人感不到私奔者那孤寂和凄凉。那个女人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为了让寿夫心满意足地安居在这里，屋子里布置得富丽堂皇。想到大哥的性格，宗三委实觉得难办，更难办的是如果美奈子看到这个屋子，又该怎么想呢？

穿着漂亮毛衣的寿夫坐在椅子上第一句话就问：“父亲他们是怎么说的？”宗三看到桌子上、椅子上铺的，橱柜里摆设的全是新的。他听说大哥出走的时候从铺子里拿了三万多元，购置这些东西当然不只那些钱，那个女人一定也加上了许多。寿夫默默地听着宗三转达父母说的话，那样子并不怎么苦恼。

已经过了三十分钟，还不见那个女人回来。方才宗三就想：那个女人一定到餐馆里干活去了。在静冈她是餐馆里的头号美人，到这地方也会走红的。哥哥那样子活象一个厚颜无耻的丈夫在家里等着出去干活的妻子，看来他对这种生活是满足的。大哥说现在叫他回静冈绝对办不到，他不想回家。

“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你还是跟嫂子谈谈吧！处面那么冷，人家早就等在那儿了。”

这时寿夫才说：“那就叫她上来吧。”看来，那个女人暂时还不会回来，大哥才敢说这句话的。宗三从楼上下来，见美奈子在门外站着，她那围巾上、肩上落了一层雪。那围巾好象刚披上的，红得那么鲜艳。“哥哥叫你呢。我就留在这……那个女人不在。”

宗三告诉了房间号数，美奈子点着头，嘘着白气低声说道：“对不起了。”

宗三把自己和美奈子的两只皮箱靠在檐下，站在那里等着。信浓川的风雪顺着街道绕过楼房扑打着宗三的脸和手。

三

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冷，此时他正在猜想着大哥和美奈子在屋里商谈的情景。大哥能听从嫂子的劝导吗？她看到那洞房一般的屋子，是怎么想的呢？以前她也以为寿夫住的是价钱最便宜的小客店的……

宗三见到的大哥是坐在充满女性那种豪华的色与香里，已经沉溺在那个女人宠爱般的情海之中了。对弟弟的忠告，象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感到困惑。美奈子劝告他，也许会不同吧？大哥的心是不是悬在这两个女人中间了呢？从家里逃出来和那种女人漂泊一生，是没有好结果的，既没有谋生的能力，又放弃了财产继承权，这些困难他自己会想不到吗？另外，大哥并不讨厌美奈子，美奈子和现在这个餐馆的女招待不同，这个不太妖艳的妻子的爱情才是理想的，才是永恒的。何况美奈子又具有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真挚和未经世故的那种专注情感。所以她当初听到寿夫和别的女人同居的时候，尽管结婚不久，却没有找到那个老窝去，只靠老人和亲戚去规劝他，自己象一般人那样等在家里……

寿夫现在是不是作回静冈的准备呢？一定是在那个女人没回来之前离开这里，恐怕还得给她留下一封信吧？

宗三跺着脚，低着头想着心事，突然在门前的光圈中出现了个身影，他抬头一看，是一个穿着猩红色大衣的女人，腿很长，急匆匆走进门口。她发现有人，又扭过头来向宗三这里看了一眼。因为逆着光，宗三没看清那女人的脸，但直感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大哥的情妇。那女人见宗三脚下放着两只皮箱，似乎觉得不妙，也好像猜出宗三是谁，于是点了点头。宗三也象条件反射似地点头致意。那女人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便转身向里面走了。在宗三的印象里留下的只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的身影。

宗三顿感心神不安了。这两个女人就要正面交锋了，他仿佛看到大哥的那副狼狽相。侧耳静听，里面却没有传出什么吵闹声，也没有摔东西的声音。他期待着大哥或是美奈子出来叫他，但又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到新泻来的路上他想了许多，但真的一到这种场合自己准备下的那些话不知能不能用上……

在那高个子女人进去之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听到里面有了响动，接着是开门的声音。美奈子走出来了，她穿着大衣来到宗三跟前，用压抑的声音说道：“咱们回去吧。”

宗三吃了一惊，“谈得怎么样了？”

“已经谈妥了。咱们现在就回静冈。”美奈子说得很干脆。她提起皮箱。

“我去和大哥谈谈。”宗三觉得内疚。

“不用了。”美奈子非常激愤，脸色很难看。宗三象受了斥责似地再也没说什么。

美奈子提着皮箱扬着头急匆匆向前走去，好象去和风雪迎战似的。看她那样子，宗三完全明白了：由于那个女人的归来，美奈子的这次谈判以失败而告终了。在这个女人回来之前商谈得也不见得顺利，他却认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女人造成的。美奈子见那女人突然回来了，一定是愤怒的，就是她使寿夫沉溺于淫乐之中的。

美奈子一句话不说只是往前走，宗三也不敢问。两个人朝着灯光明亮的地方走去。这里一到夜间九点半，就没了出租汽车了。街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个行人，冷冷清清的。

宗三的手冻僵了，边走边想着：雪夜里提着皮箱跟着瘦子走在陌生的新泻街上，这件事今后会留在记忆里。

真是偶然，竟碰上一辆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了火车站，宗三以为美奈子会叫一辆等客人的出租汽车到旅馆去的，她却固执地问道：

“几点钟有去静冈的车？”

她不想在这个地方过夜。在寿夫和他的姘头鬼混的这个城市，她一刻也不愿停留。

中央环线由北陆线经由米原到东海道的列车都过去了，其它车次都是中途停车的。

只有上越线直达东京的列车，那还要等五分钟。

“就坐这趟车吧！”

美奈子马上决定了，她想马上离开新潟，越快越好。

卧铺票已经卖完，只好买了两张软席票。早晨从静冈出来，当天夜里又回去，一定很累了，美奈子却亢奋得怎么也睡不着。

列车开动了，美奈子背向着车窗，板着脸孔，但没有哭。

宗三想打听一下她和大哥谈判的情况，看她那样子什么也不会说。有那个女人在面前，寿夫是决不会答应回静冈的。那个女人又是如何对待美奈子的呢？这一切宗三一无所知。他是特别陪她来的，结果没起一点作用，真使他难为情。回静冈又怎么向父母交待呢？

宗三来的时候那种不安的心情，这时已无影无踪了。那时他认为到新潟之后，哥哥和嫂子谈判期间，无论如何他也得和嫂子一起在旅馆里住一两天，一想到这个他就有些不安。现在他才明白，他那是唱独角戏。那时美奈子头脑里想的都是大哥。

美奈子依然沉默着，宗三也紧闭着嘴。

甬道那面的邻座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有五十多岁，那女的看样子有二十五六。两个人唧唧咕咕地在讲着什么。那女人说的净是一些下流话；那男的听得蛮有兴趣，不时地点着头，有时因为列车震动声大了，他就伸长脖子把脑袋探到那女人的胸前去。那样子既不像夫妻又不象父女。那男的声音沙哑，那女的说话贱声贱气。他们说的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还是灌进了宗三的耳朵里，恐怕美奈子也听到了。

那女的伸了伸和服的袖子，向男的说道：“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水上温泉了。”那男的轻薄地说了句什么，那女人习惯地在男人肩头拍了一下。列车临近水上车站的时候，那一对男女急忙忙准备下车。

“宗三，到下一站下车吧？”美奈子说道。

“啊？”宗三扬起脸，只见美奈子眼眼望着车外，狠狠地闭着嘴，过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象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我，累了。下一站是温泉吧？住下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多想睡一觉啊。”

象一匹猛力奔驰的骏马跑过一程之后，放慢了速度似的，美奈子感到很疲劳。

太突然了。宗三慌了，他的心血直往上涌。

列车停了下来。宗三和美奈子狠在那对男女后面来到站台上。

已经过了午夜，幸好站前还有旅馆的接站员，那人一边说着旅馆离车站不远，一边在前头带路。先下车的那对男女已被车接走了。宗三在铺着冰雪的路上边滑边走，他觉得旅馆街的灯在照射着他那颗突突猛跳的心。进了旅馆，那接站员向里面喊了一声：夫妇两位！

“我已经和你哥哥离婚了。”美奈子仰卧在床上说道。“离了，真的。我再也不是你的嫂子，你也再不是我的小伙子了……从今天晚上起，我和宗三相好了。”她把手从被子下面伸给宗三，再也没有作任何解释。

宗三被美奈子缠住了。在水上温泉住了两天，在热海住了一天。温顺老实的美奈子怎么会这么干呢？宗三感到吃惊。

没有立即回静冈，这使宗三很为难。家里一定以为他和嫂子住在新潟，正和寿夫交涉。时间延长了，父母也许认为事情办得是顺利的。可是宗三再也沉不住气了。

美奈子好象已经横下一条心，一到静冈马上禀明公婆，然后就回娘家。她对宗三说：咱

们这件事要成为终生的秘密。此时的宗三是被美奈子牵着走的，在他的思想中叔嫂观念还在束缚着他。如果说他陷入了男女间的情欲之中去了，还不如说他被叔嫂观念淹没了。他想的是：今后决不再发生这种关系，最好还是不去听那恋爱的甜言蜜语。

美奈子的这样作完全是对寿夫的一种复仇行为。这一点，宗三是清楚的。因为她太爱寿夫了，爱的越深，复仇的心就越强烈，如果不去新泻找寿夫，美奈子也不会如此吧？假如她没见到寿夫和他的姘头并坐在洞房一般的屋子里，美奈子也许会象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那样，流着泪回到名古屋的嫂家去。宗三又一想，美奈子这样作还不仅仅为了这个。

美奈子对宗三的心理也是了解的：宗三每次回家，看自己的时候，那双眼睛就和一般人不同，从静冈到新泻这一路上，宗三一直是心绪不宁的。宗三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细微动作，美奈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这两三天宗三发现：美奈子的娇态实在令人吃惊，她毫不造作，纯朴得近乎贞洁。比起媳妇那种故意卖弄的风骚来，这个良家妇女更具有迷人的娇憨。美奈子和寿夫结婚不到一年半。大哥是一个酒色之徒，在和餐馆的这个女人勾搭之前，早就和不少女人有过来往，那些人多半是娼妓。

他和美奈子回到静冈，大哥早在两天前就给家里拍来了电报，说美奈子已回，自己不想回家。他和美奈子的事由她自行处理。这封电报是在当天夜里拍来的。不用问，父母对美奈子和宗三已经有了怀疑。美奈子立即回了名古屋的嫂家。父母也没说什么。不过，美奈子告别的时候，父母很冷淡。宗三象脱逃一样也回了东京。

大约过了一个月，宗三有一天外出回来，听同屋的人说，从名古屋给他来了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没有说姓名。宗三一听，就知道是美奈子。

两年之后，大哥离开了那个女招待回家了。又结了婚，如今也有两个孩子。两个老人都去世了，他和美奈子这个事，当然没有告给寿夫。美奈子结婚的事，是过了许久之后果三才听到的。

四

在池袋那里和美奈子分手后的第三天，宗三见到了主任教授。他问：“发掘备中浜尾新田遗址的事，他们是怎么说的？”

宗三以前就表示过要参加这项工作，当时是没想到和美奈子在尾道幽会的。

“这，怎么说呢……”主任教授迟迟疑疑地说：“对方提出要以他们为主，我们去只不过是打打下手。”

在冈山县西面邻近广岛县的农村，最近发现一处弥生式时代的居住遗址，仅发掘出一部分。那里不仅有居住的遗址，还有水田的遗址，自海岸线二十公里进入内陆。虽然尚未全部查明，但可以肯定这次发掘的规模仅次于静冈的登吕遗迹。如果确实的话，这次发掘工作就不是当地大学一个学校的事了，必须由这里的大学分担一部分。发掘登吕遗迹是由几个大学共同分担的，他认为这次冈山县的发掘也应该向那次一样。听主任教授的口气，好象是被当地的大学包办下了，只要求去人帮助。在大学的预算里不包括发掘这个项目的经费，只能由

学生代替工人。一个学校的学生不够，就得向外校求援，支援队伍跟上几名助教就可以了。作为副教授的宗三当然就不能去了。

“他们说如果发掘的时候，发现比预想大的话，就要我们分担一部分，那时候就要拜托你了。”

听主任教授这么一说，宗三立即想到他和美奈子的约会。美奈子分手的时候是那样的高兴，她是眉开眼笑上了汽车的。不能让她失望，决不能把学校的这个消息告诉她。

宗三打算不用公出的名义自己去尾道一趟，这样反而更自由。既然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何必等一个月呢？如果再呆半个月就去，美奈子会更高兴的。

宗三找了个借口向教授提出在半个月后请三天假，教授答应了。他提前办了停课手续。

几年前经前辈教授介绍，宗三和另一所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结了婚，虽然不太美，但确实是一个温顺的妻子。因为她出身在教师家庭，宗三每次与美奈子幽会都是以学术研究为借口，她认为她父亲就是这样工作的，她丈夫也应该这样。再说宗三也是很努力的，经常直到深夜还在读书或写作。他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也是有名气的，所以他的妻子很信任他。

宗三没去过尾道，只是年轻的时候读过志贺直哉的《暗夜行》，他了解尾道的一些情况都是从书本里得到的。听美奈子说尾道那里的山阳旅馆很好，究竟怎么还不清楚，又不好向别人打听。出发三天前，他在时刻表的附录里找到了这家旅馆的名字。到交通公社询问所一打听，说是这家旅馆暂时停业，正在改建。办事人员为他另选了一家叫内海庄的旅馆。在尾道要住两个晚上，这就需要再调换一家旅馆，头一天晚上住在冈山，那里的旅馆也是交通公社的人代为选定的。登记的时候，宗三把姓名改成早川，同行二人是夫妻关系。

在学校和家里都不能给松山挂电话，宗三到电话局用直通线给美奈子家的商店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毫不怀疑地把美奈子叫来了。听声音是个年轻人，不是美奈子的丈夫，宗三放心了。

“喂，喂！”宗三听到的确实是美奈子的声音，这才说道：“美奈子吗？是我呀。”对方没有立即答话。宗三以为弄错了，是别的女人吧？

“是的，您是丸茂商店吗？承蒙关照。”

美奈子大声说出商店的名字，然后说了声请等一等。似乎她用什么事想把身边的店员支走，店员说了声是，便离开了。这些声音宗三听得很清，好象美奈子故意让他听的。

“哎哟，吓了我一跳。”美奈子放低了声音，但听得很清楚，想必是她用手拢着受话器，就连她那急促的呼吸声都传了过来。

“可以吗？我只把紧要的说一下。那个发掘的事由于学校的关系不能去了，写信不方便，才给你挂电话的。”

“……”

“我想无论如何还是按约定去尾道，不是公出，时间就更充裕了，好吗？三天后的下午到冈山车站。在车站不容易找，我已预约了备前屋旅馆，到那里去好了。我是用早川的名字，你要是早到了，说一声就行了。请在房间里等我……”宗三把旅馆的名字和早川这个名字又说了一遍。“从那再步行绕冈山玩一天，在尾道住一夜。在尾道预约的是内海庄旅馆……”

“尾道的山阳旅馆怎么了？”美奈子小声问道。

“那正在改建，不营业。”“啊，是这样。”“对了。就为了这个，怎么样？”“我明白了。”“就这些。”“哎，太高兴了。一定啊！”接着美奈子突然放大了声音。“那么，

请多关照，拜托了。”

她操着商人的腔调，夹杂着笑声。

宗三出了电话局，走在街上的时候，仿佛在自己周围的上空还能听到美奈子的声音。

这天一早，宗三坐上新干线列车，这趟车在中午以前到达大阪。在大阪再改乘山阳线，下午两点就能到冈山。

他的皮箱里，象往常一样装的是参考书、方眼纸和文具之类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临行前他妻子帮助他准备的。宗三真感到内疚，可是当列车一离开东京，这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满脑袋都是美奈子，书也看不下去，就连车外的景色他也觉得乏味。为了消磨时间，只好走进餐车去喝一些啤酒。

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样烦躁，每次在东京等待美奈子的时候，从来没象现在这样激动过。这次也许是自己去赴约会，才产生了这种心情的吧？美奈子最初到东京赴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怪不得美奈子有时指责他，说他不如她自己那样。此时，宗三才体会到了那种心情。

从名古屋到大阪这一段路程，要走很长时间。宗三又走进餐车。

“喂！”宗三听到身后有人喊他，那个人靠着柜台，一只臂肘支在柜台上，一面喝着啤酒一面向宗三打招呼。这个人叫长谷彻一，是宗三大学时代的同学。长谷在东京一家报社的文化部工作，是美术记者。

“哎呀，是你。”宗三笑着走了过去。遇见长谷，他觉得非常别扭。

“上哪去呀？”那肥胖的长谷亲切地问道。两年前长谷为了采访考古学方面的情况，他们见过面。

“到大阪。”宗三敷衍地答道。他马上又想，如果长谷也去大阪那就麻烦了。因为下了这趟车，他必须立刻往山阳线站台跑。

“挺忙吧？学会的事？”长谷问道。

“不太忙，不过还可以。你呢？”

“去京都。”宗三这才放了心。

“是办什么事呀？”

宗三要了啤酒。

宗三方才进来的时候，见靠车窗的餐桌坐满了人。服务员过来说现在有了空位。两个人面对火车窗坐了下来。列车正在伊吹山下行驶。

“我常去京都。这次是去采访三、四个画家。干我们这行的没意思，总是搜集别人说的话，然后就是综合、加工……永远就是这老一套。”长谷又想起前两年的事。“人家对你的评价很高啊。”

“过奖了。”

“不，确实这样。”长谷边说边往宗三的杯里倒他自己的啤酒。“我和考古学界没有直接联系，不过也有些关连，还能听到一些，人们都赞扬你这个后起之秀啊！哎，可得好干干呀！快成教授了吧？”

“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宗三虽然这么说，但就目前情况看，主任教授再有两年就退休了，到那时候，自己就可能提升为教授。

“你们那儿，各学部也有内部之争吧？”长谷站在记者的角度问道。